

The Narrative Art and Symbols in Sherwood Anderson's *The Egg*

L'Art narratif et l'application des symboles dans *L'Oeuf* de

Sherwood Anderson

安德森《雞蛋》的敘述手法與象徵的運用

Han Yaqiong

韓亞瓊

Received 26 June 2005; accepted 17 August 2005

Abstract Sherwood Anderson is an important writer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whose short story *The Egg* is well known for its distinctive style and elusive form.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 art, symbols and deep implications in *The Egg* from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narrative language.

Key words: Sherwood Anderson, *The Egg*, narrative art, symbols, deep implication

Résumé Sherwood Anderson jouit d'un statut particulier dans l'histoire littéraire américaine, dont la nouvelle *L'Oeuf* reflète notamment ses procédés artistiques créatifs et sa connotation artistique profonde. L'article présente l'étude de l'art narratif consommé, le procédé symbolique singulier et la portée profonde de ce livre sous l'angle de la narration.

Mots clés: Sherwood Anderson, *L'Oeuf*, l'art narratif, les procédés symboliques, la portée profonde

摘要 安德森在美國文學史上享有獨特的地位，《雞蛋》作為他的成熟之作尤其能體現其創新的藝術手法和深刻的藝術內涵。本文從敘事學的角度探討其精湛的敘事策略和獨特的象徵手法，來探討這篇短篇故事的深層意蘊。

關鍵詞: 安德森；《雞蛋》；敘事策略；象徵說法；深層意蘊

美國文學歷史上，舍伍德·安德森的地位極為特殊。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將舍伍德·安德森譽為“我們這一代美國作家的父親”。^①而馬爾科姆·考利也稱他為“作家的作家，是他那一代講故事者中對後一代的風格和視野都造成影響的唯一一位”。(Bradbury, Malcolm and David Palmers 122)

安德森作為美國特定時期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所關心的正是美國社會從農業大國到工業大國的轉型階段的特殊時期，而他所描寫的正是一直以來具有極為特殊意義的美國南方小鎮人民，表現小鎮人們在這一場工業化進程中表現出的不適應。安德森不同于同時代其他作家的地方在於

他突破性地捨棄外部世界地描述，而是將重點放在挖掘人物內心深處地世界，他以此創作了一系列帶有普遍意義的“畸人”(Grotesques)形象。在他的作品中對故事敘述者和敘事角度的精心處理和巧妙的象徵運用，讓他的小說有種獨特而新穎的風格。

安德森於1921年出版的《雞蛋的勝利》(*The Triumph of the Egg*)短篇小說故事集中的《雞蛋》被評論家視為其最好的作品之一，認為其源於“我們美國的生活”。該小說集精湛的寫作技巧以及對追求物質生活中人們的精神生活日益貧乏的入微描寫使其獲得該年度美國著名的《Dial》雜誌頒發的最優秀短篇小說獎。

《雞蛋》的故事從小孩的眼光來敘述中西部一對夫妻可笑而不幸的遭遇。作者通過小孩父親

^① James Phelan. *Narrative as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兩次生意失敗，四處碰壁的經歷，成功塑造了父親這一“畸人”形象。

1. 《雞蛋》採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模式。

故事由第一人稱敘述“我”，首先是以一個孩子的身份去講的，而後又以一個成年人的身份去思索。在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中，通常有兩種眼光在交替作用：一為敘述者“我”追憶往事的眼光，二為被追憶的“我”正在經歷事件的眼光。敘述者既運用第一人稱經驗視角——即當年的小男孩在經歷事件時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描述親眼目睹和經歷的事情；又運用敘述自我追憶童年往事時較為成熟的眼光，展現“我”在不同時期對事件的不同認識程度。第一人稱經驗視角將讀者直接引入敘述者“我”經歷事件時的內心世界，它具有直接生動、主觀片面、較易激發同情心和造成懸念等特點。誠然，“全知敘述”也能展示人物的內心活動，但在第一人稱經驗視角敘述中，由於我們通過人物的經驗眼光來觀察一切，因此可以更自然地直接接觸人物細緻、複雜的內心活動。然而，第一人稱經驗視角的一個顯著特點在於其局限性，讀者僅能看到聚焦人物視野之內的事物，而對其他人物的內心想法無從知曉。在敘事過程中，為了超越這種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視角越界”現象。熱奈熱在《敘事話語》中將這種“視角越界”稱為“贅述”(para-lepsis)，即提供的資訊比所採用的視角模式原則上許可的要多“它既可表現為在外視角模式中透視某個人物的內心想法；也可表現為在內視角模式中，由聚焦人物透視其他人物的內心活動或者觀察自己不在場的某個情景”這是名副其實的視角越界^②。安德森在《雞蛋》一中，既通過敘述者“我”——一個小男孩童真的目光呈現周圍的世界和內心感受，又巧妙地運用記憶把一個成熟男人地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在空間與時間的變位上，《雞蛋》的第一人稱敘述成功的將敘述者幼年體驗事件的眼光與敘事者追憶往事時較為成熟的眼光交織在一起，並通過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被敘述的時間本身，展示敘述者當時未意識到但讀者在閱讀時卻領會到了的更深一層的意義。安德森還成功的運用想像力以及難以察覺

的視角越界來克服視野上的局限性。如敘述者作為當時年幼的目擊者雖然聽到了父親生氣的吼叫，砰砰的門聲，看到了父親最後輕輕放下雞蛋，跪在母親窗前痛哭的情景，卻難以說清楚他是如何得知樓下故事發生的所有細節。正如敘述者自己所說“因為一些難以說明的原因，我知道了這故事的一切，就好像我當時就在現場目睹了父親的不幸。”正是在這種看似模糊和不確定的敘述中，敘述者聚焦於父親的種種努力，去實現他的“美國夢”，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讀者隨著故事的展開感受到敘述者“我”從幼年時目睹了父親的種種可笑又可悲的經歷而繼承了一種性格，而後有通過敘述者的頓悟明白了一個深刻的主题。“I wandered why eggs had to be and why from the egg came the hen who again laid the egg.”小孩對雞生蛋，蛋孵雞的困惑，對父親生意失敗，重振旗鼓繼續奮鬥，又失敗這一惡性循環的困惑，對自己的未來也顯得沒有把握，但是他找到了答案“I imagine, because I am the son of my father.”作為父親的兒子，我和父親一樣也只是這個時代的“畸人”，美國精神統治著父親，也同樣影響著我，我也會和父親一樣去追尋美國夢，繼續著這個惡性循環。讀者通過與作品、敘述者展開的潛在對話與交流，促使了讀者結合自己的生活體驗不斷思索人生，更深地理解故事的真正寓意。

《雞蛋》的敘事語言既直接又簡明，卻耐人尋味。安德森一改早期作品中愛用長而複雜的書面語的習慣，儘量使用簡短平易的口頭語，使得筆下的故事如同敘事者娓娓道來的真情述說，十分自然親切。人們這樣評價他的小說“……他以其平凡的小鎮主題和對人物的真摯同情和樸實親切的口語風格而著稱。”^③文中的故事敘述者是以孩子的身份去講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孩子就是人類的童年，尚未被外界力量扭曲的原始古樸的天性，在他們的身上體現的最為充分。在孩子有限的敘述角度內，小說中的事情都是孩子見到、聽到或能理解的，所使用的純樸的口語都是以符合孩子的身份的語言表述出來的。通過孩子一次又一次的目睹父母親的失敗，更從深層反映了工業化時期美國小鎮人物由於工業化而造成的種種扭曲人性。安德森的人物敘述中讓讀者更加瞭解

^② Mark Currie.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③ 李公昭. 20 世紀美國文學導論 [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0.

到“今天這個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美國，在他的社會轉型、文化斷層是企業存在過另一個美國---一個軟弱的、膽怯的、缺乏自信的美國。”（董衡，1993:31）

2. 安德森通過自己和同時代人的感受、父輩的經歷、中西部的生活揭示真實的人性，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表達了對人類生存的一種深切的關懷。

文中象徵手法的運用頗耐人尋味。在《雞蛋》一文中，“蛋”起著關鍵的作用有著多重象徵意義。父親的第一次創業就選擇養雞，離開養雞場後卻仍然靠雞蛋來延續他的美國夢。在最後一幕中，父親氣憤地拿起雞蛋沖上樓，想要將其扔向母親或我時，卻又把蛋輕輕放在床邊的桌子上，跪在母親床邊哭了起來。那安德森給了“雞蛋”什麼樣的象徵意義呢？

“蛋”在西方文化中似乎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復活節就與“蛋”密不可分，因為蛋是生命和希望的象徵。傳統的故事中常少不了給人一些“雞下蛋，蛋孵雞”一類的希望。總之，蛋向人展示著無限誘惑讓人想入非非，但它又是易碎的，不易把握住的人在追求它的過程中被扭曲，被畸化，就如同文中的父親一樣，最終夢幻破滅，成為時代的“畸人”。“蛋”在此象徵著看似美好卻又易碎的美國夢。

文中有這樣一句話“Grotesques are born out of eggs as out of people.”（就像人會生出畸形怪胎一樣，雞蛋也會孵出畸形怪胎。）那些“蛋”就象徵著當時的美國現實社會，那個時代也會造就父親這樣的畸人。美國當時正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原來生性快樂的農民漸漸在機器隆隆聲中變得如同父親用酒精浸泡的那些畸形雞一樣，與周圍的環境極度不協調，只會受到別人的厭惡和唾棄，最後性格扭曲，一敗塗地。

從另一個層次上看，“蛋”也是敘述者“我”的象徵。這個故事中的“我”與雞蛋的聯繫很可能就是敘述者“自我”（ego）的雙關語。父親的失敗並不是敘述者的失敗，雞蛋最後的勝利也是他的勝利。因為他知道：“想出人頭地的美國夢中包含有背信棄義”，而且敘述者還警告讀者不要相信那些

文學作品中所說的有關美國夢的隻言片語。

故事中與“蛋”關係密切的另一形象就是雞。父親的養雞場好像特別不幸，小雞們特別會生病，一個又一個回到造物主的手裏。還有那些父親寄予厚望的畸型雞更是很快的死去。這些雞如同父親這類人，他們做著美麗的發財夢，靠所謂的美國精神來支撐自己，但卻無法適應這個新興的工業化社會，最終只會雞飛蛋打，夢想破滅。這一象徵表述了安德森對工業化時代到來的憎恨，以及對小鎮人悲慘命運的同情。

安德森作為美國現代主義小說的引路人，他所關心的是現代人的孤獨和異化。安德森始終堅持探討“愛的失落”這一主題，深入人物內心世界，感受造成人性扭曲的深層次的原因。他的小說在總體上來說是非寫實的，他所關注的並不是事物的表面現象而是“事物的本質”，是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安德森透過物質世界的表像，深入人類的精神世界，使人物及讀者在他的故事中，在剎那間得到生命的感悟，瞥見生活的真諦。

在通篇作品中，無論是情節發展，人物塑造還是主題呈現，敘述者都緊緊圍繞著核心，並以象徵顯示更為廣闊深邃的意境。

參考文獻

- [1] 申丹. 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 [2] 陳士龍, 虞蘇美, 萬倍德. 美國短篇小說集[C].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7.
- [3] 虞建華 et al. 美國文學的第二次繁榮 [C].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4.
- [4] 祖國頌. 敘事的詩學[M]. 安徽: 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3.
- [5] 申丹 et al. 英美小說敘事理論研究[C].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作者簡介: Han Yaqiong (韓亞瓊), 湖北省武漢市人,

現就讀於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英語語言文學碩士, 翻譯方向。(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2004 級英研一班, 中國湖北武漢市, 430079)

E-mail: han_phoenix@sina.com